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御批資治通鑑綱目卷五十一

詳校官修撰臣錢棨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宋枋遠

謄錄監生臣馬嗣位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資治通鑑綱目卷五十一

起戊午唐文宗開成三年凡三十年  
盡丁亥唐懿宗咸通十年

壬戌  
三年春正月盜射傷李石

李石入朝有盜射之微傷馬驚馳歸又有盜邀擊於坊門斷其馬尾僅而得免上天驚敕中外捕盜甚急

竟無所復

以楊嗣復李珣同平章事李石罷為節度使

上自甘露之變意忽忽不樂兩軍趨鞠之會什減六七或徘徊眺望或獨語嘆息嘗謂宰相曰朕每讀書

恥為凡主然與卿等論天下事則不免愁李石曰為  
理不可以速成今內外小人尚多疑阻願陛下更以  
寬御之彼有公清奉法如劉弘逸薛季稜者陛下亦  
宜褒賞以勸為善上曰我與卿等論天下事有勢未  
得行者退但飲醇求醉耳石承甘露之亂人情危懼  
宦官恣橫忘身徇國故網紀粗立仇士良深惡之潛  
遣盜殺之不果石懼辭位上  
深知其故而無如之何從之  
**質實**楊嗣復華陰人於  
陵之子荆南節度

注見漢獻帝建安十三年南郊甘露之變事在太和  
九年毘鞠注見高宗永徽三年擊鞠徘徊注見太宗

貞觀二十三年綱紀注  
見宋文帝元嘉元年

**發明**

上書盜傷李石下書李石罷則大臣不得安  
其位天子不能為之主而當時之事槩可知

矣凡此類直書  
于冊其義自見

# 以李宗閔為杭州刺史

楊嗣復欲援進李宗閔恐為鄭覃所沮乃先令宦官  
諷上上以語宰相覃果對曰陛下若憐宗閔只可量  
移若欲用之臣請避位陳夷行亦曰宗閔織人疑以  
朋黨亂政陛下奈何愛之楊嗣復曰事貴得中因與  
嗣復互相詆訐以為黨工曰與一州無傷覃等退上  
謂魏謩曰宰相誼爭如此可乎對曰誠為不可然覃  
等盡忠憤激不自覺耳李固言與嗣復李珣善故引  
居大政以排鄭覃陳夷行每議政之際是非鋒起上  
不能決也

**集覽** 量移注見德宗貞元二十一年鋒起漢東  
方朔傳變詐鋒起荀子嘗試之銳鋒起注

如鋒之齊起  
質實 杭州注見憲宗元和  
銳而難犯 二年陳夷行潁州人

# 夏五月禁諸道言祥瑞

太和之末杜悰鎮鳳翔時有詔沙汰僧尼會有五色雲見于岐山近法門寺民間訛言佛骨降祥以僧尼不安之故監軍欲奏之悰曰雲物變色何常之有未幾獲白兔監軍又欲奏之悰曰野獸未馴且宜畜之旬日而斃監軍不悅畫圖獻之及鄭注氏悰奏紫雲見又獻白雉是歲遂有甘露之變及悰判度支河中奏駟虞見百官稱賀工謂悰曰李訓鄭注皆因瑞以售其亂乃知瑞物非國之慶卿在鳳翔不奏白兔真先覺也對曰昔河出圖伏羲以畫八卦洛出書大禹以叙九疇皆有益於人故足尚也至於禽獸草木之瑞何時無之劉聰築逆黃龍三見季龍暴虐得蒼麟白鹿以駕芝蓋以是觀之瑞豈在德願陛下專以百姓富安為國慶自餘不足取也工善之他日謂宰相曰時和歲豐是為上瑞嘉禾靈芝誠何益於事宰相因言春秋記災異以儆人君而不書祥瑞用此故也遂詔諸道有瑞皆勿以聞亦勿申牒所司其祠饗受

朝奏祥集覽駢炭說文白虎黑文尾長於身仁獸足  
瑞皆停不履生草食自死之內河出圖注見漢

光武建武中元元年河洛洛出書注見同上劉聰晉  
時據平陽僭國號漢季龍姓石氏晉末據襄國僭稱

後鳳翔府名注見周顯王八年岐山沙汰注見宋  
趙質實孝武大明二年岐山在鳳翔府岐山縣東北

一十里山有兩岐故名亦曰天柱山其峯高峻扶若  
柱然禹貢導岍及岐太王邑於岐山之下文王時鳳

鳴岐山皆此地俗名鳳凰堆法門寺在鳳翔府扶風  
縣北二十五里唐憲懿二宗迎佛骨之所河中府名

注見周赧王  
十二年蒲坂

### 秋八月義武節度使張璠卒質實

義武節度注見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中山

璠在鎮十五年為幽鎮所憚及有疾請入朝未報戒  
其子元益舉族歸朝母得效河北故事及薨詔以李

仲遷幽鎮集覽

幽鎮幽州盧龍藩鎮鎮州成德藩鎮河北故事注見憲宗元和十五年以故事勸

### 詔神策將吏改官皆先奏聞

開成以來神策將吏遷官多不聞奏直牒中書令覆奏施行遷改殆無虛日至是始詔皆先奏聞狀至中

書然後檢

勤施行

### 冬十月太子承卒考證

卒當作暴卒。謹按唐無父子之思是以儲貳多不安其位文

宗惟一子不思繼體之重擇賢師傅以教訪輔翼之乃聽楊賢妃譖毀卒不免死晚年不得已立兄子又為中人廢殺之傳至武宣立不以正遂有兄弟不相為後之議拜姪之嫌雖身後入太廟亦不能自安皆文宗有以自取之文宗果能恤其子必不至於若是也當因本文書曰太子承暴卒



初太子永之母王德妃無寵為楊賢妃所譖而死太子頗好遊宴昵近小人賢妃日夜毀之上召宰相及兩省御史即官議廢之皆言太子年少容有改過國本至重豈可輕動中丞狄兼謩論之尤切至於涕泣給事中韋溫曰陛下惟一子不教陷之至是豈獨太子之過乎翰林及六軍使數十人復表論之上意稍解宦官宮人坐流死

**質實**

韋溫京兆人綬之子

**書法**

漢董后唐憲宗暴崩書暴崩永暴薨矣則曷為止書卒病文宗也文宗不明不能庇及其

子其暴薨也視之恬不為異綱目從其恒辭而書之所以病其上也

**發明**

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也已矣可謂速也已矣文宗君德不剛僅得一子乃以浸潤之譖欲加廢黜雖賴羣臣力諫其意稍解而終以不免故太子實暴卒而綱目止書其卒者

所以著文宗昏蔽之失雖其子之死且不能明若其自以病卒然爾嗚呼儲貳之重宗祧所繫近在宮庭之內而曖昧若此則四海之廣匹庶之賤欲望其幽枉畢達蓋亦憂憂乎其難矣宜乎書法如此以譏其不明也

### 郭旼為邠寧節度使

工問柳公權以外議對曰郭旼除邠寧外間頗以為疑上曰旼尚父之姪太后叔父自金吾作小鎮外間何尤焉對曰非謂旼不應為節度使也聞陛下近取旼二女入宮有之乎上曰然入參太皇太后耳公權曰外間不知皆云旼納女後宮故得方鎮上曰然則奈何對曰獨有自南內遣歸其家則外議自息矣上即日集覽旼與旻同尚父郭子儀也代宗尊之為尚從之

父天子師也南內興慶宮也郭太后所居

**質實**

郭政華州鄭縣人邠寧節度注見肅宗上元元年金

吾官名注見漢武帝太初元年執金吾

### 以張元益為代州刺史

易定監軍秦軍中不納李仲遷請以張元益為留後宰相議發兵討之上曰易定地狹人貧軍資半仰度支急之則無所不為緩之則自然生變但謹備四境以俟之乃除元益代州刺史頃之軍中果有異議元益出

**質實**

易定二州名易注見周世宗顯德六年定定州注見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中山代州注見

秦王政三年鴈門度支官名注見太宗貞觀十三年

### 吐蕃彝泰贊普死考異

提要死誤作卒

奠泰多病不能為邊患第達磨立荒淫  
殘虐國人不附災異相繼吐蕃益衰  
質實吐蕃西

注見太宗

貞觀八年

巳未四年春三月司徒中書令晉文忠公裴度卒考異此

書考證當去文忠二字

度鎮河東以疾求歸東都詔入知政事正月至京師  
不能入見勞賜旁午至是薨工怪度無遺表問其家  
得半藁以儲嗣未定為憂言不及私度身貌不踰中  
人而威望遠達四夷四夷見唐使輒問度老少用捨  
以身擊國家輕重如質實晉州名注見漢獻帝建安  
郭子儀者二十餘年質實七年河東河東郡名注同  
上年東都注見秦莊襄王元年三川京師注見周顯  
王二十五年旁午注見漢昭帝元平元年中人注見

漢元帝初  
元二年

書法

書官書爵書謚終唐世五人而已狄仁傑宋璟李晟馬燧裴度皆忠賢也舍是大臣卒無

其官爵  
謚者矣

夏五月鄭覃罷為右僕射陳夷行罷為吏部侍郎

上與宰相論政事陳夷行言不宜使威權在下李珣曰夷行意疑宰相中有弄陛下威權者耳臣屢求退苟得王傅臣之幸也鄭覃曰陛下開成元年二年政事殊美三年四年漸不如前楊嗣復曰元年二年鄭覃夷行用事三年四年臣與李珣同之罪皆在臣因叩頭曰臣不敢更入中書遂趨出上召還勞之覃起謝曰此乃嗣復不容臣耳嗣復曰覃言政事一年不如一年非獨臣應得罪亦上累聖德退三衣辭位上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資治通鑑綱目

六

召出之而罷單及夷行單性清儉  
夷行亦耿介故嗣復等深疾之  
**集覽** 苟得王傅苟  
猶言但也但

得為諸王  
質實 耿介注見陳武  
帝永定二年

### 以姚勗檢校禮部郎中

上以鹽鐵推官姚勗能鞠疑獄命權知職方員外郎  
右丞韋溫奏郎官朝廷清選不宜以賞能吏上乃以  
勗檢校禮部郎中仍充舊職楊嗣復曰溫志在澄清  
流品若有吏能者皆不得清流則天下之事孰為陛  
下理之恐似袁晉之風然  
**集覽** 流品注見玄宗開  
元十七年流外  
上素重溫終不奪其所守

秋七月以崔郾同平章事質實  
崔郾貝州武城人郾之弟  
○冬十月

立陳王成美為皇太子

楊妃請立皇弟安王溶為嗣上謀於宰相李瑀非之  
乃立敬宗少子成美為皇太子幸會寧殿作樂有  
童子緣橦一夫來往走其下如狂工怪之左右曰其  
父也上泣然流涕曰朕貴為天子不能全一子召教  
坊劉楚材宮人張十十等數人責之曰構害太子皆  
爾曹也付吏殺之因是感傷舊疾遂增十一月疾少  
間坐思政殿召當直學士周墀問曰朕可方前代何  
主對曰陛下堯舜之主也上曰朕豈敢比堯舜所以  
問卿者何如周赧漢獻耳墀驚曰彼亡國之主豈可  
比聖德上曰赧獻受制於彊諸侯今朕受制於家奴  
以此言之殆不如也因泣下霑襟墀伏地流涕自是  
不復視朝胡氏曰欲除太子者賢妃楊氏也劉楚材  
張十十之徒奉承妃意而已文宗乃以陷宮  
之罪加之而不知楊氏之情其不明至是哉

集覽

緣橦

緣橦也橦傳江反柱也漢武時享四夷之客作巴俞都盧尋橦緣竿戲

質實

陳州名注見周赧王

三十七年安州名注見周世宗  
顯德五年安陸周輝汝南人

# 回鶻相掘羅勿弒彰信可汗

國人立廬馭特勒為可汗會歲  
疫大雪羊馬多死回鶻遂衰

## 集覽

廬馭特勒廬苦  
孟反馭蘇市反

謂其子弟曰特勒  
謂其子弟曰特勒

## 質實

回鶻北狄種名注見太宗  
貞觀元年可汗夷狄君長

號注見漢後  
主景耀四年

## 書法

鑿夷書殺此其書弒何相弒之也相弒之則  
易為書弒為相而弒其君則不可以恒辭書

矣登里德宗建中元年烏介武宗會昌六年亦相  
弒之則何以書殺非中國所冊命也非冊命則固  
不可以中國之法治矣忠貞德宗貞元六年昭禮  
太和六年亦冊命也則其不書弒何忠貞昭禮骨



內相殘王者不治夷狄雖以中國之法治之亦難  
乎責之以詳也故雖中國所命立必相弒之而後  
始書弒終綱目夷蠻  
書弒六詳齊丁丑年

是歲天下戶數四百九十九萬六千七百五十二

書法

自廣德甲辰書天下戶口之數二百九十餘  
萬至是六十六年所增者二百萬耳甫及天

寶之半生聚  
之難如此哉

庚申五年春正月立潁王灑為皇太弟廢太子成美為陳

三

二疾甚命知樞密劉弘逸薛季梭引楊嗣復李珣至  
禁中欲奉太子監國中尉仇士良魚弘志以太子之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資治通鑑綱目

卷之二十一

八

立功不在已乃言太子幼且有疾橋詔立漚為太弟  
以成美冲幼復封陳王漚沈毅有斷喜愠不形於色  
與安王溶皆質實潁州名注見梁武帝天監二年  
素為上所厚質實禁中注見宋孝武大明六年

### 書法

廢立者仇士良矯詔耳不書橋詔何病文宗  
也帝惟一子不能全之至於暴薨而莫之悟

遂子其姪馬而又使姦臣得以廢之綱目  
書立書廢無異辭若曰帝實為之也云爾

## 帝崩太弟殺陳王成美遂即位考證

太弟當作太弟漚

上崩仇士良說太弟賜楊賢妃安王溶陳王成美死  
教大行以十四日殯成服諫議大夫裴夷直上言期  
日太遠不聽時士良等追怨文宗凡樂工及內侍得  
幸者誅貶相繼夷直復上言陛下繼統宜速行喪禮  
早議大政以慰天下而未及數日屢誅戮先帝近臣  
驚率王之視聽傷先帝之神靈人情何瞻國體至重

若使此輩無罪固不可刑若其有罪旬日何晚不聽  
太弟即位是為武宗胡氏曰昔成王有疾不以疾病  
困殆而正衣冠就公卿出經遠保世之格言女子小  
人何由得行其私姦謀匿計何由得乘其隙此周周  
召作聖之功而成王敬德之效也文宗有美質而無  
聖學故於始終大節愴愴焉不然當疾病之時自力  
御殿引召宰執面命太子臨見羣臣仇士良輩雖欲  
移易亦安得而移易哉故孔子作春秋公薨必書其  
所其垂教之意深矣遠矣

**集覽** 大行風俗通曰天子新崩未有定  
謚故稱大行皇帝周召作聖之功  
此是周公召公能作聖之功也書多方惟狂克念作  
聖蔡氏傳曰愚而能念於善則可為聖矣成王敬德  
之效此亦成王知敬德之效也書召誥王其疾敬德  
蔡氏傳曰言德不可不敬也容可緩乎自力御殿自  
力猶言力疾也天子所止  
謂之御謂帶病勉力升殿

書法

賀善贊曰文宗恭寬勤儉多可紀者然深惡朋黨而不知所辨欲去宦閭而不知所倚篇

中所載非二季之出入則訓注之始末也至於太子以暴蹙而不書暴太子以矯詔立而不書矯綱目尤不滿焉○即位書遂譏遠也陳霸先嘗書之矣於是再見武宗有富天下之私汲汲於成美之死書曰殺陳王成美遂即位陋之也於是殺安王溶不書舉其重者而已矣

發明

成美既為太子而無故廢之則太子之立蓋攘奪而得之耳然成美本封陳王今止還其

故爵則在成美初無加益况始焉成美之立出於文宗本心今太子何為必欲殺之蓋武宗樂乎其位有利欲之心志在除去已逼故雖仇士良納說而綱目必曰太子殺之者推原其本責有所歸故也嗚呼武宗之得國如此雖欲享年有永胡可得哉

夏五月楊嗣復罷以崔珙同平章事質實

崔珙博陵人題之子

○

秋八月葬章陵質實

一統志云章陵在西安府富平縣西北二十里天乳山

○李

珙罷九月以李德裕同平章事

初上之立非宰相意故楊嗣復李珙相繼罷去召德裕而相之德裕入謝言於上曰致理之要在於辯羣臣之邪正夫邪正二者勢不相容正人指邪人為邪邪人亦指正人為邪人主辯之甚難臣以為正人如松栢特立不倚邪人如藤蘿非附他物不能自起故正人一心事君而邪人競為朋黨先帝深知朋黨之患然所用卒皆朋黨之人良由執心不定故姦邪得乘間而入也夫宰相不能人人忠良或為欺罔主心始疑於是旁詢小人以察執政如德宗末年所聽任者惟裴延齡輩宰相署敕而已此政事所以日亂也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資治通鑑綱目

十

陛下誠能慎擇賢良以為宰相有姦罔者立黜去之  
常令政事皆出中書推心委任堅定不移則天下何  
憂不理哉又曰先帝於大臣好為形迹小過皆含容  
不言日累月積以至禍敗茲事大誤願陛下以為戒  
臣等有罪陛下當面詰之小過則容其悛改大罪則  
加之誅讎如此君臣之際無疑間矣上嘉納之初德  
裕在淮南敕召監軍楊欽義知樞密德裕待之無加  
禮欽義銜之德裕一日延之堂中贈以珍玩數牀欽  
義大喜過望行至汴州詔復還淮南欽義盡歸德裕  
所贈德裕卒與之後欽義竟知樞密德裕柄用頗有  
力

**集覽**

柄用前漢谷永傳方見柄用注  
柄權也言任用之而授以權

**質實**

汴州注  
見周顯

王二十九  
年天梁

冬十月黜憂斯攻回鶻破之回鶻盟沒斯款塞求內附

初伊吾之西焉耆之北有點焉斯部落即古之堅昆  
唐初結骨也乾元中為回鶻所破不通中國其人悍  
勇吐蕃回鶻常賂遺之假以官號回鶻既衰其酋長  
阿熱始自稱可汗回鶻擊之連兵三十餘年反為所  
敗盧駸被殺諸部逃散可汗兄弟盟沒斯等及其相  
赤心那頡噉各帥其眾抵天德塞下貿穀食且求內  
附天德軍使溫德彝奏回鶻潰兵侵逼西  
城詔振武節度使劉沔屯雲遮關以備之  
下八反戛紇點反注見漢宣帝黃龍元年堅昆盟沒  
斯可汗兄弟之名也盟烏沒反赤心回鶻之相名即  
沙陀朱邪赤心也注見高宗永徽三年朱邪那  
頡噉亦回鶻之相名也頡莫結反噉株悅反  
其相赤心今按赤心人名回鶻相也武宗會昌二年  
為盟沒斯所殺會昌三年回鶻侵逼振武石雄等帥  
沙陀朱邪赤心三部襲其武帳至懿宗咸通十年朱  
邪赤心以討龐勛功賜姓名李國昌為大同節度使

集覽

點焉  
斯點

乃李克用之父也集覽誤甚

質實

伊吾郡名注見漢明帝永平十五年焉耆西域國名注見宋文

帝元嘉十二年堅昆西域國名注見漢宣帝黃龍元年結骨注同上年堅昆酋長注見漢帝玄更始二年

天德軍注見憲宗元和八年西城未詳處所振武節度注見憲宗元和八年

魏博節度使何進滔卒子重順知留後質實

魏博節度注見漢成

帝綏和二

年魏郡 ○蕭太后徙居積慶殿 ○十一月以裴夷直

為杭州刺史

故事新天子即位兩者官同署名上

質實

杭州注見憲宗元和

之即位也夷直漏名由是出為刺史

二年兩省注見中宗景龍二年



以李中敏為婺州刺史

內謁者監仇士良請以開府蔭其子為千牛給事中  
李中敏判云開府階誠宜蔭子謁者監何由有兒士  
良慙恚李德裕亦以中敏為楊嗣復之黨惡之出為  
刺史胡氏曰李中敏判語雖近戲然深得事實仇士  
良雖恚終無如之何留之朝廷豈不為南牙之  
助李德裕乃以楊嗣復之黨逐之其失大矣

集覽

千牛句絕官名也掌  
執御刀以宿衛者  
質實  
李中敏隴西人婺州注見  
晉哀帝興寧三年東陽南

牙注見中宗  
嗣聖十四年

辛酉 武宗皇帝會昌元年春二月回鶻立烏介可汗○三

月以陳夷行同平章事○殺知樞密劉弘逸薛季稜賊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資治通鑑綱目  
卷五十一

楊嗣復李珣遠州刺史裴夷直驩州司馬考異

珣字甫  
字下並

漏為  
字

劉弘逸許季稜有寵於文宗仇士良惡之上之立非  
二人及宰相意故嗣復李珣既罷士良屢譖弘逸等  
勸上除之於是賜二人死仍遣中使就誅嗣復及珣  
杜棕奔馬見李德裕曰天子年少新即位茲事不宜  
手滑德裕乃與崔珙崔韞陳夷行三上奏曰德宗疑  
劉晏動搖東宮而殺之中外咸以為冤兩河不臣者  
得以為解德宗後悔錄其子孫文宗疑宋申錫交通  
藩邸竄謫至死既而追悔為之出涕嗣復等若有罪  
當先行訊鞫俟罪狀著白誅之未晚今遽遣使誅之  
人情震駭願開延英賜對遂入泣涕極言上命之坐  
者三德裕等曰臣等願陛下免二人於死勿使既死  
而眾以為冤今未奉聖旨臣等不敢坐久之乃曰

特為卿等釋之德裕等躍下階舞蹈上召升坐歎曰  
朕嗣位之際宰相何嘗比數李珣季稜志在陳王嗣  
復弘逸志在安王陳王猶是文宗遺意安王則專附  
楊妃彘使安王得志朕那復有今日德裕等曰茲事  
峻味虛實難知遂追還二使更貶嗣復等胡氏曰有  
臣民必立之君猶男女必為夫婦非人欲乃天理也  
然聖賢當之常以不克負荷為憂不敢以為樂也惟  
父兄不能公心建擇大臣不能公心推奉贊私立少  
啟經營貪欲之心於是得之者據非所據而欣然之  
情各有分屬而天下之理亂矣武宗之言何其陋哉  
文宗既以成美為太子矣使宰相又生地意卜度藩  
王其不忠大矣萬一陳王果不可立則天下固歸安  
王武宗亦無越次之理也故武宗雖氣志英邁有處  
斷之才而局量褊迫無涵容之度所以功未及成年  
不克壽子弗克立其為殺溶及**集覽**比數句絕並上  
成美之報不亦著明而可戒乎

皆不以我為意也

**質實**

驪州注見隋煬帝大業元年

中使注見玄宗開元十五年

英殿名注見德宗貞元三年  
日色不明貌萬一注見高祖武德九年  
說文云

**書法**

劉薛宦官耳書殺何無罪也書殺弘逸李拔  
貶嗣復珏等而武宗富天下之陋益無以自

拚矣終綱目宦官書殺三呂強王守澄劉  
弘逸等兩下相殺不與焉曹知愨田令孜

**發明**

王者君臨四海任社稷之重常慮弗克負荷  
詎敢以位為樂故雖南面九五出於人心天

命之不容釋而朽索六馬墮淵春冰之懼每軫于  
喪此固古先帝王之事也武宗越次而立雖出於  
一時闕宦之手是亦有命存焉胡為既已得國乃  
復追怨當時將相大臣必欲置之死地而後已  
是  
何識見不高德量不弘如此此綱目於劉弘逸楊  
嗣復輩所以書殺書貶而不言其罪也夫當繼體

之初命言凶命歷年莫不由之而其施  
為遽已若是則識者可以占終矣惜哉

### 夏六月詔羣臣言事毋得乞留中

詔臣下言人罪惡並應請付御史臺按問毋得乞留  
中以杜讒邪其後上復謂宰相曰文宗好聽外議諫  
官言事多不著名有如匿名書李德裕曰臣頃在中  
書文宗猶不爾此乃李訓鄭注教文宗以術御下遂  
成此風人主但當推誠任人有欺罔者威以明刑孰  
敢哉上善之范氏曰朝廷者四方之極也非至公無  
以絕天下之私非至正無以止天下之邪人君不正  
其心而以術御下是自行詐也何以禁臣下之欺乎  
是以術行而欺愈多智用而心愈勞蓋以詐勝詐未  
有能相一者也禮曰王中心無為也以守至正夫惟  
正不可得而欺欺則不容  
於誅矣豈不約而易守哉

書法

書予之也武宗之失有富天下之私有崇道  
救之感至他美則綱目未嘗沒之故詔言事

母得乞留中則書以高少逸為  
給事中鄭朗為諫議大夫則書

以何重順為魏博節度使

賜名

弘敬

上受法錄於趙歸真考異

上當  
作帝

拾遺王哲

切諫坐貶

書法

司馬承禎不書道士予之也歸真道士也其  
不書何畏之也書受法錄則其為道士明也

是故史崇恩以五品階書道士劉玄靜以學士書  
道士軒轅集以迎書道士杜光庭以諫議大夫書

道士皆處非  
其據者也

### 秋九月詔河東振武備回鶻

天德軍使田牟欲擊回鶻以求功奏稱回鶻叛將嗚  
沒斯等侵逼塞下請自出兵驅逐上命朝臣議之議  
者以為擊之便李德裕曰窮鳥入懷猶當活之况回  
鶻屢建大功今為鄰國所破遠依天子未嘗犯塞奈  
何乘其困而擊之宜遣使者鎮撫賜以糧食此漢宣  
帝所以服呼韓邪也陳夷行曰此所謂借寇兵資盜  
糧也不如擊之德裕曰今天德城兵纔千餘若戰不  
利城陷必矣不若以恩義撫而安之必不為患上問  
德裕嗚沒斯降可保信乎對曰朝中之人臣不敢保  
况敢保數千里外戎狄之心乎然嗚沒斯自去年九  
月至天德今年二月烏介始立自無君臣之分豈可  
謂之叛將願且詔河東振武嚴兵保境以備之仍詔

田年母得邀功生事從之

集覽

呼韓邪注見宋文帝元嘉二十三年

以牛僧孺為太子太師

先是僧孺鎮襄陽漢水溢壞民居李德裕以為僧孺罪而廢之

質實

襄陽府名注見漢獻帝建安十

二年漢水注同上年

盧龍軍亂冬十月雄武軍使張仲武討平之詔以仲武

知留後

初盧龍軍亂殺節度使史元忠推牙將陳行泰主留務表求節鉞李德裕曰河朔事勢臣所熟諳比來朝廷遣使太速故軍情遂固若置之數月不問必自生變今請勿遣使以觀之既而軍中果殺行泰立張絳



復求節鉞朝廷亦不問雄武軍使張仲武起兵擊絳  
且遣軍吏吳仲舒奏表以聞詔宰相問狀仲舒言行  
泰絳皆遊客故人心不附仲武幽州舊將性忠義通  
書習事人心向之計今軍中已逐絳矣李德裕問雄  
武士卒幾何對曰軍士土團合千餘人德裕曰兵少  
何以立功對曰在得人心不在兵多德裕又問萬一  
不克如何對曰幽州糧食皆在媯州及北邊七鎮萬  
一未能入則據居庸關絕其糧道幽州自困矣德裕  
奏行泰絳皆使大將上表脅朝廷邀節鉞故不可與  
今仲武表請討亂與之有名乃以仲武知盧龍留後  
仲武尋集覽土團土謂土著團謂團結唐代宗時定  
克幽州諸州兵其召募給家糧春冬衣者謂之  
官建其差點土人春夏歸農秋冬追集給身糧留菜  
者謂之團結居庸關漢地志雲中郡有居庸關括地  
志云居庸在幽州昌平縣西北四十里淮南子曰天  
下有九塞居庸其一馬南俯臨軍都因名軍都關亦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資治通鑑綱目

卷五十一

名納款關羅壁識遺曰河北以居庸諸關為要關居  
燕百里外關外名虎北口即漢上谷郡其山西連太  
行東巨滄海狼居胥諸山為襟帶關南相通處路遠  
兩崖間風起人行或為所掀彭文子謂隘如線側如  
傾其峻捫參其降越井下有澗巨石磊砢凡四十五  
里艱折萬扶山北寒氣先山南兩月紫在今大都東  
北距都一百一十里至關南  
**質實** 盧龍軍注見漢武  
口入關山行六十里出北口  
節鉞注見德宗興元元年雒武軍注見漢後主建興  
八年幽州注見高祖武德四年媯州注見晉懷帝永  
嘉五年廣甯一統志云居庸關在順天府北一百二  
十里兩山夾峙一水旁流關跨南北四十里懸崖峭  
壁最為要險淮南子曰天下有九塞居庸其一馬關  
之南重巒疊嶂吞奇吐秀蒼翠可愛為京師八景之  
一名曰居  
庸疊翠

書法

於是詔在未平之先耳先書討平之何仲武得人心可以策其必能平亂矣先書平所以

見其非輕授也

### 十一月遣使訪問太和公主

李德裕言回鶻破亡太和公主未知所在若不遣使訪問則戎狄必謂國家降主虜庭本非愛惜既員公主又傷虜情請遣使齎詔詣  
**質實**太和公主太和縣  
温沒斯令轉達公主從之  
名注見梁武帝天

監四年公主憲宗之女

書法

書予存厚也故自此凡四書之

崔鄆罷○十二月遣使慰問回鶻烏介可汗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資治通鑑綱目

初點夏斯自謂李陵之後與唐同姓既破回鶻得太和公主遣達干十人奉以歸唐曰鶻烏介可汗引兵邀擊殺達干質公主南渡磧也天德軍境上公主遣使上表為可汗求冊命烏介入使其相上表借振武一城以居上乃遣使慰問賑米二萬斛賜敕書喻以宜率部眾漸復舊疆漂寓塞垣殊非良計借城未有此比或欲但求聲援亦須且於漠南駐止朕當許公主入覲親問事宜僮須應接必無所吝尋遣使行冊命而烏介屢擾邊境遂不果行初李德裕議遣使慰撫回鶻且運糧以賜之俾夷行深以為不可德裕曰今徵兵未集天德孤危險不以此噉之且使安靜萬一天德陷沒咎將誰歸夷行遂不敢言

集覽

達干回鶻大虜臣稱曰達干

質實

李陵隴西成紀人廣之孫漢武帝時為騎都尉將兵擊匈奴戰敗降

士  
二年春正月以張仲武為盧龍節度使○二月以李

紳同平章事○以柳公權為太子詹事

散騎常侍柳公權素與李德裕善崔珙奏為集賢學士德裕以恩非已出因事左遷之

質實

左

注見漢宣帝元康二年

三月以劉沔為河東節度使

初上以回鶻近塞遣兵部侍郎李拭巡邊察將帥能否拭還稱沔有威畧可任大事遂以沔鎮河東

夏四月嗚沒斯師衆來降

嗚沒斯以赤心謀黜難知先告田牟云赤心謀犯塞乃誘殺之那誦吸杖衆東走田牟奏回鶻侵擾不已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資治通鑑綱目

已出兵拒之。李德裕曰：田年殊不知兵，戎狄長於野戰，短於攻城。牟但應堅守，以待諸道兵集。今全軍出戰，萬一失利，城中空虛，何以自固？望亟遣中使止之。如已交鋒，即詔塞下羌、獯各出兵奮擊，面詔田年招誘降者，轉致太原。盟沒斯誠偽，雖未可知。然要早加官賞，令諸蕃知但責可汗犯順，非盡欲滅回鶻、石、韃靼。善戰無敵，請以為天德副使。佐田年用兵。集覽：羌、獯，上皆從之。盟沒斯，帥其衆三千餘人來降。注：見

代宗大曆九年，質實。太原府名，注見齊明帝建武三年并州。

### 羣臣上尊號

上信任德裕仇士良，惡之。會上受尊號，將御樓宣赦。士良揚言於衆曰：宰相與度支議減禁軍衣糧，弱粟如此，則軍士必於樓前誼譁。德裕聞之，自訴於上。上怒，遽遣中使宣諭兩軍，初無此事。且赦出，朕意非由。

宰相士良乃  
惶愧稱謝

### 五月以盟沒斯為懷化郡王

賜姓李氏名思忠以  
其所部為歸義軍

### 張仲武擊回鶻破之

那頡啜南趣雄武軍窺幽州張仲武遣兵迎擊大破  
之降七千帳那頡啜走烏介殺之烏介衆尚十萬駐  
於大同軍北表求糧食牛羊且請執送盟沒斯等詔  
報糧食聽於振武糴三千石牛稼穡之資中國禁人  
屠宰羊出於北邊雜虜國家未嘗科調盟沒斯自本  
國初破先投塞下已受其降難虧信義前可汗正以  
猜虐無親致內離外叛今可汗失地遠客允宜  
深矯前非若復骨肉相殘則左右誰敢自保

質實

大同軍注見秦  
王政三年雲中

陳夷行罷○秋七月以李讓夷同平章事質實

李讓夷  
隴西人

○八月回鶻入寇詔諸道出兵禦之

先是屢詔烏介可汗帥衆北還烏介不奉詔至是突  
入大同川驅掠河東雜虜牛馬數萬轉鬪至雲州詔  
諸道發兵俟來春討之賜可汗書曰可汗來拔撫網  
備至今尚近塞未議還蕃侵掠雲朔鈔擊羌渾中外  
將相咸請誅翦朕情深屈己未欲幸災可汗宜速擇  
良圖無貽後悔又命李德裕代劉沔答回鶻相書曰  
回鶻遠來依投當效呼韓邪遣子入侍身自入朝而  
乃睥睨邊城桀驁自若求援繼好豈宜如是所云胡  
人易動難安若令恣怒不可復制回鶻為紇吃斯所  
破遺骸棄於草莽墳墓隔在天涯恣怒之心不施於



彼而茂棄仁義遂志中華昔邳支不事大漢竟自夷滅往事之戒得不在懷德裕言若如前詔俟來春驅逐回鶻則乘彼羸困而官軍免盛寒之苦若慮河水既合回鶻復有馳突須早驅逐則當及天時未寒決策於數日之間今聞外議互有異同若不一詢羣情終為浮辭所撓乃詔公卿集議議者多以為宜俟來春初奚契丹羈屬回鶻各有監使督貢賦詎唐事至是張仲武遣牙將石公緒統二部殺其監使回鶻移營避之振武節度使李忠

**集覽**

烏介回鶻可汗之號統吃斯統下沒反吃

順與李思忠進擊破之  
亦作挖音居乞反統吃斯即照辱斯也本日結骨後世得其地者訛轉結骨稍號為統骨亦曰統吃斯云邳支邳支骨都侯匈奴單于名也漢元帝時甘延壽與陳湯發兵斬之於康居國邳音職日反奚注見陳宣帝太建十三年契丹

**質實**

一統志云大同川本周時地名戰國趙置雲中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資治通鑑綱目

三

縣於此漢為鴈門郡平城縣地東漢末廢曹魏復置  
屬新興郡晉屬鴈門郡後魏屬代尹北齊置雲中縣  
隋初改為雲內縣屬朔州後屬馬邑郡唐初廢貞觀  
中置定襄縣尋廢開元中復置改縣曰雲中為雲州  
治遼析雲中置大同縣金元仍舊至本朝因之為大  
同府治所仍屬馬雲朔二州名雲注見秦王政三年  
雲中朔注見漢高帝六年馬邑呼韓邪遣子入侍事  
在漢宣帝甘露元年晧注見哀帝天祐十六年

### 以白敏中為翰林學士

上聞白居易名欲相之以問李德裕德裕素惡居易  
乃言居易衰病不任朝謁其從弟敏中辭學不減居  
易且有器識  
故有是命  
質實  
白敏中  
下邦人

### 發明

書敏中為學士文無異詞然分注載德裕素  
惡居易之事于下此乃李林甫元載虛杞之

故智也德裕所為如此  
其相業不終豈不宜哉

### 冬十一月遣使賜太和公主冬衣

點憂斯遣使言先遣達干奉送公主久無聲問恐為  
姦人所隔上遣使入回鶻賜公主冬衣乃命李德裕  
為書賜公主曰先朝割愛降婚義寧家國今回鶻所  
為甚不循理姑為國母足得指揮若不稟命則是棄  
絕姻好今日已後  
不得以姑為詞

### 以高少逸為給事中鄭朗為諫議大夫

初上頗好畋獵及武戲五坊小兒賞賜甚厚嘗謁太  
后從容問為天子之道太后勸以納諫上退閱諫疏  
多以遊獵為言自是出畋稍希五坊無復橫賜至是  
復幸涇陽校獵諫官高少逸鄭朗諫曰陛下比來遊

縱稍頻出城太遠侵星夜歸萬幾曠廢工改容謝之  
謂宰相曰本置諫官使之論事朕欲時時聞之宰相  
皆賀乃遮五坊注見德宗貞元二十一年從容  
遷以賞之質實注見秦二世三年涇陽縣名注見周

鄭州人珣瑜次子

### 吐蕃達磨贊普死考異

提要死  
誤作卒

初達磨贊普有佞幸之臣以為相達磨卒無子佞相  
立其妃緄氏兄子乞離胡纒三歲首相結都邪見之  
不拜曰贊普宗族甚多而立緄氏子國人非服其令  
鬼神誰饗其祀國必亡矣老夫無權不得正其亂以  
報贊普有死而已拔刀劈面慟哭而出佞相殺之國  
人憤怒其將論恐熱悍忌多詐以誅緄妃佞相為名  
舉兵屠渭州大破其集覽贊普注見太宗貞觀八年  
國兵有衆十餘萬論恐熱恐熱其將之名也

論注見中宗嗣  
聖十七年諸論  
質實  
渭州注見漢後  
王建興六年

癸亥  
三年春正月劉沔大破回鶻迎太和公主以歸

回鶻烏介可汗侵逼振武劉沔遣石雄帥沙陀朱邪  
赤心三部襲其牙帳沔自以大軍繼之雄至振武登  
城望回鶻見糧車數十乘從者類華人使謀問之曰  
公主帳也雄使謀告之曰公主至此當求歸路今將  
出兵擊可汗請公主駐車勿動雄乃鑿城為十餘穴  
引兵夜出直攻可汗牙帳可汗大驚棄輜重走雄追  
擊大破之於殺胡山可汗被創遁去保黑車子族雄  
迎公主以歸斬首萬級降其部落二萬餘人潰兵多  
降幽  
質實  
諜注見陳後主初明元年牙帳注見玄宗  
州開元九年輜重注見周顯王三十六年殺  
胡山注見漢高  
祖天福十二年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資治通鑑綱目

五

二月朔日食質實

日食注見新  
米天鳳元年

○黠戛斯遣使獻馬○

黠戛斯遣使獻名馬二詔太僕卿趙蕃飲勞之上欲  
就求安西北庭李德裕等言安西去京師七十餘里  
北庭五十餘里借使得之當復置都護戍兵萬人不  
知此兵於何處追發饋運從何道得通此乃用實費  
以易虛名非計也上乃止質實安西北庭二鎮名注  
見穆宗長慶元年

崔珙罷○太和公主至京師

公主至京師詔宰相帥百官迎謁公主詣光順門去  
盛服脫簪珥謝和親無狀之罪上遣中使慰諭然後  
入質實中使注見玄宗  
開元十五年

三月以趙蕃為安撫黠戛斯使

初點憂斯求冊命上恐其不修臣禮復求歲遺及賣馬李德裕曰回鶻有平安史之功故有歲賜和市點憂斯未嘗有功於中國豈敢遠求賂遺乎若慮其不臣當與之約必稱臣叙同姓執子孫禮乃行冊命上以為然乃以趙蕃為安撫使命德裕草書賜之曰貞觀中點憂斯先君身自入朝朝貢不絕回鶻陵虐諸蕃可汗能復讎雪怨茂功壯節近古無儔今其殘兵不滿千人須盡殲夷勿留餘燼又聞可汗與我同族國家承北平太守之後可汗乃都尉苗裔以此合族尊卑可知今欲冊命可汗且遣趙蕃喻意自回鶻至尊塞上及點憂斯入貢每有詔敕上多命德裕草之德裕請委翰林上曰學士不能盡人意須卿自為之

**集覽**

北平太守漢李廣為北平郡太守都尉李廣質孫李陵漢武帝拜為騎都尉後戰敗降匈奴

**實**

安史謂安祿山史思明北平郡名注見秦王政三年

# 贈悉怛謀石衛將軍

李德裕言維州據高山絕頂三面臨江在戍虜平川之衝是漢地入兵之路初河隴盡沒惟此獨存吐蕃潛以婦人嫁此州門者三十年後兩男長成竊開壘門引兵夜入遂為所陷號曰無憂城從此得以併力西邊憑陵近甸羣臯欲經畧河湟須此城為始急攻數年卒不可克臣到西蜀空壁來歸南蠻震懾山西八國皆願內屬可減八處鎮兵坐收千餘里舊地且維州未降前一年吐蕃猶圍魯州宜顧盟約當時不與臣者望風疾臣詔執送悉怛謀等令彼自戮臣累表陳論乞垂矜捨詔嚴切竟令執還將吏對臣無不俯涕蕃帥即以此人戮於境上絕忠款之路怛充虐之情乞追獎忠魂各加褒贈故有是命司馬公曰論者多疑維州之取捨不能決牛李之是非臣以為唐新與吐蕃修好而納其維州以利言之則維州小



而信大以言言之則維州緩而關中急然則為唐計者宜何先乎悉但謀在唐則為向化在吐蕃不免為叛臣其受誅也又何矜焉且德裕所言者利也僧孺所言者義也匹夫徇利而忘義人猶恥之況天子乎譬如隣人有牛逸而入於家或勸其兄歸之或勸其弟攘之勸歸者曰攘之不義也且致訟勸攘者曰彼嘗攘吾羊矣何義之拘牛大畜也鬻之可以富家以是觀之牛李之是非可見矣胡氏曰司馬公之言過矣使維州本非唐地既與之和棄而不取姑守信約可耳本唐之地為吐蕃所侵乃欲守區區之信舉險要而棄之可乎僧孺所謂虜不三日至咸陽特以大言怖文宗非事實也夫奪吾之地而約我以盟此正蒲人所以要孔子者不可謂之信也取我故地乃義所當為司馬公不以義斷之而以利害為言又斥德裕為利取僧孺為義是皆無所據矣故以維州歸吐蕃棄祖宗土宇縛送悉但謀沮歸附之心僧孺以小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資治通鑑綱目

卷五十一

信妨大計也下維州遣兵據之洗數十年之恥追獎  
悉怛謀贈以官秩德裕以大義謀國事也此二人是

非之**集覽**當時不與臣者與許與也正義曰許與相  
辯也推獎也如淳曰相與交善也不與臣者謂

牛僧孺事在文宗太和五年蒲人所以要孔子孔子  
居陳去過蒲會公叔氏以蒲畔蒲人正孔子謂孔子

曰苟無適衛吾出子與之盟出孔子東門孔子遂適  
衛子貢曰盟可負耶孔子曰要盟也神不聽左傳曰

要盟無質神弗**質實**維州注見代宗大歷十四年河  
臨也注要平聲隴謂河西隴右二郡注見漢靈

帝中平二年一統志云無憂城在成都府城西四百  
五十里威州境內按圖經云唐李德裕所築吐蕃號

曰無憂城河湟二州名注見玄宗開元二十四年魯  
州未詳沿革牛李謂牛僧孺李德裕闕中注見玄宗

開元十一年京兆咸陽縣  
名注見周顯王十九年

夏四月李德裕乞罷不許

德裕乞開局工曰卿每辭位使我旬日不得所今大事皆未就卿宜得求去

昭義節度使劉從諫薨其子稹自為留後詔諸道發兵

討之考異

提要薨作卒據凡例當從提要

考證

薨當作卒

初從諫累表言仇士良罪惡遂與朝廷相猜恨招納亡命繕完兵械椎馬牧及商旅賣鐵煮鹽假大商以牙職使通好諸道因為販易歲入數十萬及疾病與幕客張谷等謀效河北諸鎮以弟之子稹為都知兵馬使至是薨稹秘不發喪押牙王協曰正當如實歷年樣為之不出百日旌節至矣於是遣監軍崔士康奏稱從諫疾病請命其子稹為留後工遣供奉官薛士幹往諭從諫使就東都療疾遣稹入朝宰相諫官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資治通鑑綱目

多以為回鶻餘燼未滅邊鄙猶須警備復討澤潞國  
力不支李德裕獨曰澤潞事體與河朔三鎮不同河  
朔習亂已久人心難化是故累朝以來置之度外澤  
潞近處腹心一軍素稱忠義如李抱真成立此軍德  
宗猶不許承襲敬宗不恤國務宰相又無遠畧劉悟  
之死因授從諫使其跋扈垂死之際復以兵權擅付  
豎子若又因而授之則諸鎮誰不思效其所為天子  
威令不復行矣上曰卿以何術制之果可克否對曰  
稹所恃者三鎮但得鎮魏不與之同則稹無能為也  
若遣重臣往諭王元逵何弘敬以河朔自艱難以來  
列聖許其傳襲已成故事與澤潞不同今將加兵澤  
潞不欲更出禁軍其山東三州委兩鎮攻之賊平之  
日將士並當厚加官賞苟兩鎮聽命不從旁沮撓官  
軍則稹必成擒矣上喜曰吾與德裕同之保無後悔  
遂決意討稹羣臣言者不復入矣上命德裕草詔賜  
元逵弘敬曰澤潞一鎮與卿事體不同勿為子孫之

謀欲存輔車之勢，但能顯立功效，自然福及後昆。工曰：當如此直告之，是也。入賜張仲武詔，令專禦回鶻。元逵弘敬得詔，悚息聽命。士幹入境，不問從諫之疾，直為已知其死之意，都押牙郭誼等大出兵迎之。請用河朔事體，遂扶植出見將士，發喪不受，敕命黃州刺史杜牧上李德裕書曰：牧嘗問董重質以淮西四歲不破之由，重質以為由朝廷徵兵太雜，容軍數少，勢羸力弱，心志不一，多致敗亡。其時朝廷若使鄂壽唐州只保境土，但用陳許鄭滑兩道全軍帖以宣閭，弩手令其守隘，即不出一歲無茶州矣。今上黨叛逆，鎮魏雖盡節效，順亦不過圍一城，攻一堡，繫索穉老而已。若使河陽萬人為壘，空天井之口，高壁深塹，勿與之戰，只以忠武武寧兩軍帖以青州五千精甲，宣閭二千弩手，徑擣上黨，不過數月，必覆其巢穴矣。德裕人以議者多言劉悟有功，植未可亟誅，請下百官議。上曰：悟迫於救死耳，非素心徇國也。籍使有功，父

子為將相二十餘年國家報之足矣稭何得復自立朕以為凡有功當顯賞有罪亦不可苟免也德裕又

以分司賓客李宗閔與劉從諫交通不宜置之東都奏以為湖州刺史制削奪從諫及稭官爵以王元逵

何弘敬為招討使與河東節度使劉沔河陽節度使王茂元合力攻討先是河北諸鎮有自立者朝廷必

先有帛祭使冊贈使宣慰使繼往商度然後用兵故常及半歲軍中得以為備至是宰相亦欲遣使上即

下詔討之元逵即日出師屯趙州又**集覽**寶歷年樣詔以李彥佐為晉絳行營招討使**林式**也敬

宗實歷中劉悟卒其子從諫匪喪求知留後河朔事體注見憲宗元和十五年以故事勸天井闕名在路

州上**質實**昭義節度注見周赧王五十三年上黨澤黨南**質實**路二州名澤注見梁武帝中大通六年建

州路注見周赧王五十三年上黨三鎮謂成德魏博盧龍三藩鎮跋扈注見德宗貞元十六年鎮魏二軍

名鎮謂成德節度魏謂魏博節度河朔二州名注見  
玄宗天寶十五載輔卓之勢注見晉穆帝永和九年  
黃州注見晉懷帝永嘉元年黃國鄂壽唐三州名鄂  
注見漢後主建興七年武昌壽注見秦王政六年壽  
春唐注見齊武帝永明五年泚陽陳許二州名陳注  
見周赧王三十七年許注見漢後主建興十年許昌  
鄭滑二州名鄭注見梁武帝普通六年鄭城滑注見  
隋恭帝皇泰二年宣閭二州名宣注見漢明帝永平  
十三年丹陽閭注見晉成帝咸和三年京口蔡州注  
見漢光武建武十九年汝南上黨郡名注見周赧王  
五十三年河陽縣名注見昭宣帝天祐二年一統志  
云天井闕名在澤州城南太行山頂忠武軍名注見  
漢光武建武八年長社武寧軍名注見秦始皇二十  
八年彭城湖州注見宋明帝泰始二年吳興趙州注  
見漢景帝三年趙國晉絳二州名晉注見漢獻帝建  
安七年河東絳注見宋文帝元嘉二十三年東雍

書法

綱目書堯自戰國分王外非未成君廢帝廢后則諡為帝為后者也不然則帝母也有功

公主也方鎮大臣未有書堯者自從諫以後方鎮書堯三是年劉從諫宣宗太中十一年王紹鼎鎮

宗咸通十三年張允伸大臣書堯一僖宗乾符元年劉瞻疑皆誤據郭子儀號官爵諡具止書卒

### 以崔鉉同平章事

上夜召學士韋琮以鉉名授之今草制宰相樞密皆不之知時樞密使劉行深楊欽義皆慙慙不敢預事老宦者尤之曰此由楊質實崔鉉博州人元畧之子劉慙怯墮敗舊風故也揚劉謂楊欽義劉行深

### 築望仙觀於禁中

書法

蜚廉柱觀亦求仙者也不書地此書地何譏之譏也望仙感也於禁中亦非地矣是故晉



孝武書立精舍於內殿唐肅宗書置道場於三殿  
此書築望仙觀於禁中皆深識之五年築望仙臺  
於南郊不書畧之也  
書其甚者而已矣

發明

書工受法籙於趙歸真則見其以萬乘之貴  
屈已於一妾人也書築望仙觀於禁中則見

其以荒唐之說視之若真有然也夫神仙虛無之  
事不必遠求前古姑即憲宗以來觀之其效蓋可  
親矣使其果可築室而來之則漢武蜚廉柱觀通  
天莖臺與夫建章明光諸宮之作豈不勝於武宗  
一望仙觀乎據事  
直書其失自見

○六月內侍監仇士良致仕

工外尊寵士良內實忌之士良頗覺遂以老病致仕  
其黨送歸私第士良教之曰天子不可令閑常宜以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資治通鑑綱目

卷五十五上

五十八

奢靡娛其耳目使日新月盛無暇更及他事然後吾輩可以得志慎勿使之讀書親近儒生彼見前代興亡心知憂懼則吾輩踈斥矣其黨拜謝而去范氏曰小人莫不養其君之欲以濟已之欲使其君動而不靜為而不止則小人得以行其計矣豈獨奢靡之娛得以蕩其心哉又有甚焉者矣或殖貨利或治宮室或開邊境或察臣下隨其所好以竊權寵人君樂得其欲而不知其為天下害是以政日亂而不自知惟能親正直遠邪佞則可以免斯患矣胡氏曰士良狡黠思所以蠱君者密矣然知其利而不知其害者也己無踈斥之道以忠信謹厚服其職亦何用蠱君然後得安苟欲自安而蠱君至於危亡之地則豈有君亡而我存之理其禍豈止於踈斥而已

**質實**

致仕注見德宗

貞元二  
十一年

書法

宦官未有書致仕者書士良何病唐也甘露

情今而使之得以令終失刑甚矣故書譏之或曰  
宦官知止非美之歟後書削官爵籍家賢則此非

美矣終綱日書宦官致仕二仇  
士良楊復恭皆以罪終者也

發明

嗚呼人君一身天地人物之主百萬生靈之  
命繫焉所以廣其智慮裨其政治者當務之

急孰有要於讀書親賢哉彼小人者恐其君見古  
今治亂而知儆省聞儒生陳說而開悟有以燭已  
之奸而不得恣其欲蓋愚其君也愚其君將以遂  
其所大欲也苟惟遂己之欲則雖致君於幽厲措  
世於亂亡有弗暇顧焉者後世英明之主尚當以  
士良斯言為戒服之心胷列於屏障丁寧告戒於  
子孫宮中暇日只是讀書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  
宦官宮妾之時少毋為小人所愚弄而墮其術中

夫然則君道立而天地人物有所倚賴  
而不至於貽禍播惡於斯世斯民矣

### 吐蕃論恐熱攻尚婢婢於鄯州

吐蕃鄯州節度使尚婢婢好讀書不樂仕進國人敬  
之年四十餘藝泰贊普疆起之使鎮鄯州婢婢寬厚  
沈勇有謀畧訓練士卒多精勇論恐熱謀篡國恐婢  
婢襲其後舉兵擊之婢婢謂其下曰恐熱之來以我  
為不足屠也不如迎伏以驕之然後可圖也乃遣使  
犒師且致書深自卑屈恐熱喜曰婢婢惟把書卷安  
知用兵待吾得國當位以宰相坐之於家無所用也  
乃引兵歸婢婢笑曰我國無主則歸大唐豈能事此  
乎天鼠**集覽**尚婢婢名也尚注見  
德宗興元元年尚結贊  
**質實**吐蕃西羌  
種名注見

太宗貞觀八年鄯州節度使  
見漢宣帝元康四年湟中

書法

蠻夷自相攻不書此其書何進婢婢也曷為進之心乎唐者也故自是婢婢不一書

秋七月以盧鈞為昭義節度使

朝廷以鈞在襄陽有惠政得衆心故使領昭義以招懷之

質實

盧鈞藍田人

遣御史中丞李回宣慰河北三鎮

詔遣御史中丞李回宣慰河北令幽州早平回鶻鎮魏早平澤潞回至河朔弘敬元逵仲武皆具橐鞬郊迎立於道左不敢令人控馬讓制使先行自兵興以來未之有也回明辯有膽氣三鎮無不奉詔范氏曰武宗不惟使三鎮不敢助逆又因為臂指之用由德裕所以告之者能服其心也人主威制天下豈有不由一相者哉

質實

橐鞬注見憲宗元和十二年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資治通鑑綱目

# 以石雄為晉絳行營節度副使

李德裕言邠日河朔用兵諸道利於出境仰給度支或陰與賊通借一縣一柵據之自以為功坐食轉輸延引歲時今請詔諸軍令王元逵取邢州何弘敬取洺州王茂元取澤州李彥佐劉沔取潞州毋得取縣上從之彥佐行甚緩德裕請賜詔質實邢州注見楚切責仍以石雄為副因以代之

國洺州注見漢武帝元狩四年廣平

# 王元逵破昭義兵拔宣務柵

元逵奏拔宣務柵擊劉稹敗之詔加元逵平章事切責李彥佐劉沔王茂元使速進兵且稱元逵之功以激厲質實宣務柵未詳處所唯順德府唐山縣西北八里有山名宣務或疑即此未知是否姑

錄之以  
備參攷

# 八月昭義大將李丕降

昭義大將李丕來降議者或謂賊故遣丕降欲以疑  
誤官軍李德裕曰自用兵半年未有降者今安問誠  
之與詐且須厚賞以勸將  
來但不可置之要地耳

## 詔王宰趣磁州何弘敬拔肥鄉平恩

王元逵前鋒入邢州境已踰月何弘敬猶未出師元  
逵密表弘敬懷兩端李德裕言忠武累戰有功軍聲  
頗振王宰年力方壯謀畧可稱請詔弘敬以河陽河  
東未能進軍賊屢出兵焚掠晉絳今遣王宰將忠武  
全軍徑魏博抵磁州以分賊勢弘敬必懼此攻心伐  
謀之術也從之弘敬蒼黃出師拔肥鄉平恩殺傷甚

衆工曰弘敬已拔兩縣可釋前疑質實磁州注見隋  
既有殺傷雖欲持兩端不可得已質實文帝仁壽四  
年蒼黃注見漢隱帝乾祐三年肥鄉縣名注見晉孝  
武太元元年平恩縣名注見梁武帝天監十五年

### 昭義兵陷科斗寨

劉稹使牙將薛茂卿拔河陽科斗寨距懷州十餘里  
議者鼎沸以為澤潞不可取上亦疑之李德裕曰小  
小進退兵家之常願陛下勿聽外議則成功必矣上  
乃謂宰相曰為我語朝士有上疏沮議者我必於賊  
境上斬之質實懷州注見宋順  
議者乃止帝昇明元年

### 九月以王宰兼河陽行營攻討使敬昕為河陽節度使

李德裕奏河陽兵力寡弱茂元習吏事而非將才復  
有疾請以宰為河陽行營攻討使使亟以軍拔河陽



兼可臨制魏博茂元尋亮德裕奏河陽節度先領懷  
州刺史常以判官攝事割河南五縣租賦隸河陽不  
若遂以五縣置孟州其懷州別置刺史俟昭義平日  
仍割澤州隸河陽則太行之險不在昭義而河陽遂  
為重鎮東都無復憂矣上采其言以敬昕為河  
陽節度玉宰將行營以扞敵昕供饋餉而已 **質實**  
河南道名注見宋王昱元徽元年孟州注見昭宣帝  
天祐二年河陽節度太行山名注見周安王十六年  
敬昕平陽人東都注見  
秦莊襄王元年三川

吐蕃尚婢婢遣兵擊論恐熱大破之○以石雄為晉絳  
行營節度使

石雄代李彦佐之明日即引兵踰烏嶺破五寨殺獲  
千計工得捷書喜甚謂宰相曰雄真良將德裕因言

比年潞州市有男子磬折唱曰石雄七千人至矣劉從諫以為妖言斬之破潞州者必雉也詔賜雄帛雉悉置軍門自取一匹餘悉分

**質實**

一統志云烏嶺山名在平陽府翼城

將士故士卒樂為之致死

縣東七十五里上有東西通道二嶺相對曰東烏西烏又澤州沁水縣西北四十里有烏嶺一名黑嶺潞

州注見周報王

五十三年上黨

冬十月以劉沔為義成節度使李石為河陽節度使質

**實**

義成節度注見懿宗咸通十年

沔與張仲武有隙故徙之

十一月以兗王岐為安撫党項大使李回副之

邠寧奏党項入寇李德裕奏党項分隸諸鎮剽掠於此則亡逃歸彼無由禁戢請以皇子兼領諸道擇廉幹之臣副之居於夏州

**集覽**

党項注見陳後主至德四年

**質實**

兗州

名注見漢獻帝興平二年夏州注見漢武帝元朔元年朔方

## 十二月王宰克天井關

忠武軍素號精勇王宰治軍嚴整賊甚憚之薛茂卿以料斗寨之功意望起遷或謂劉稹曰留後所求者節耳茂卿深入多殺激怒朝廷此節所以來益遲也由是無賞茂卿愠懟密與王宰通議宰引兵攻天井關茂卿小戰遽走宰遂克之茂卿入澤州密使謀召宰進攻當為內應宰疑不敢進稹誘茂卿殺之以劉公直代茂卿宰進擊破之

河東克石會闕集覽

石會闕  
在潞州

潞州刺史李恬石之從兄也以書與石云劉稹願舉  
族歸命石以聞李德裕言今官軍四合賊勢窮蹙故  
偽輸誠款冀以緩師宜詔石荅恬書云前書未敢聞  
奏若即君誠能悔過面縛境上則石當往受降護送  
歸闕若虛為誠款則石必不敢以百口保人仍  
望詔諸道乘其上下離心速進兵攻討上從之  
面縛注見漢順  
帝漢安元年

甲子 四年春正月河東都將楊弁作亂討平之

初河東行營兵馬使王逢秦乞益榆社兵詔河東以  
兵二千赴之時河東無兵李石召橫水戍卒千五百  
人使楊弁將之詣逢先是軍士出征人給絹二匹劉  
沔之去竭府庫以自隨石初至軍用乏以已絹蓋之

人纔得一匹時已歲盡軍士求過正旦而行監軍呂  
義忠趣之弁遂作亂石奔汾州弁據軍府使其姪詣  
劉稹約為兄弟石會關守將復以關降於稹朝議喧  
然言兩地皆應罷兵王宰人言遊奕將得劉稹表有  
意歸附李德裕言宰擅受稹表似欲擅招撫之功昔  
韓信破田榮李靖擒頡利皆因其請降潛兵掩襲止  
可令王宰失信豈得損朝廷威命建立奇功實在今  
日必不可以太原小擾失此事機望即遣使督其進  
兵必稹與諸將舉族面縛方可受納兼諭石雒以宰  
若納稹則雄無功可紀當於垂成之際自取奇功又  
為相府與宰書言昔王承宗雖逆命猶遣子弟奉表  
入朝憲宗猶未之許今稹置章表於衢路之間遊奕  
將不即毀除實恐非是且稹逆狀如此而將帥受之  
是私惠歸於臣下不赦在朝廷事體之閒交恐不可  
自今更有章表宜即所在焚之惟面縛而來始可容  
受德裕又上言太原人心從來忠順止是貧虛賞犒

不足况千五百人何能為事必不可縱且用兵未罷  
深慮所在動心望詔李石還赴太原召兵討亂上皆  
從之詔王逢留太原兵守榆社以易定汴兗兵還討  
弁又遣中使馮元實至太原曉諭且覘之元實受弁  
賂還於衆中大言相公須早與之節德裕曰何故元  
實曰自牙門至柳子列十五里曳地光明甲若之何  
取之德裕曰李相正以無兵故發備水兵赴榆社弁  
何能遽致如此之衆乎元實曰召募所致耳德裕曰  
召募須有貨財李相止以欠軍士絹一匹故致此亂  
弁何從得之元實辭屈德裕曰從其有十五里光明  
甲必須殺此賊因奏弁微賊決不可恕如國力不支  
寧捨劉稹河東兵戍榆社者聞朝廷令客軍取太原  
恐妻孥為所屠滅乃擁監軍呂義忠自取太原擒楊  
弁盡誅亂卒送弁京師并其黨斬之胡氏曰見理明  
白則聽言不為所眩若德裕於元實是也雖然猶有  
恨馮元實以大言虛喝情非苟然若付之廷尉則受

賂之事必不得隱于以施  
刑斯施罰一而懲百矣  
集覽 虛喝注見周顯  
王三十六年 質實

一統志云榆社本漢上黨郡涅縣地名晉為武鄉縣  
地隋始置榆社縣屬韓州大業初廢義寧初復置屬  
太原郡唐初於縣置榆州尋罷州以縣屬遼州宋熙  
寧初州縣俱省元豐中復置遼州及榆社縣金仍舊  
元省入遼山縣未幾復置焉本朝因之為遼州治所  
仍屬焉橫水戍莫詳處所唯鳳翔府城東三十里有  
橫水來自杜陽川流入渭俗呼為夜叉河或疑即此  
未知是否汾州注見周威烈王二十三年西河韓信  
破田榮事在漢王邦二年李靖擒頡利事在太宗貞  
觀四年牙門注見漢獻帝初平三年李相謂李石

### 三月朔日食○以劉沔為河陽節度使

李德裕言於上曰事固有激發而成功者陛下命王  
宰趣磁州而何弘敬出師遣客軍討太原而成卒先

取楊弁今王宰久不進軍請徙劉沔鎮河陽仍令以義成精兵二千直抵萬善處宰肘腋之下若宰識此意必不敢淹留若宰進軍沔以重兵在南聲勢亦壯上從之

點晏斯遣使入貢○以劉濛為巡邊使

朝廷以回鶻衰微吐蕃內亂議復河湟四鎮十八州乃遣給事中劉濛巡邊使先備器械糗糧令天德振武河東訓卒礪兵以俟今秋

以趙歸真為道門教授先生

上好神仙歸真得幸李德裕諫曰歸真敬宗朝罪人不宜親近上曰朕宮中無事時與之談道滌煩耳至於政事朕必問卿等與次對官雖百歸真不能感也德裕曰小人見勢所在則奔趨之旬日以來歸真之



門車馬輻湊願陛下深戒之胡氏曰三教之名自其  
徒失本真而云然其認尤之甚者道家是也儒以名  
學仁義道德之人自周有之佛者覺也為其道而覺  
則瞿曇之徒是也若夫道則以天下共由而得名猶  
道路然得道而盡惟堯舜文王孔子耳老聃之言獨  
善其身不可與天下共由也而名之曰道自漢以來  
失之矣其後乃有飛仙變化之術丹藥符籙之技禱  
祠醮祭之法沉淪鬼獄之論雜然並興皆歸於道家  
者流豈**集覽**瞿曇西域有瞿曇氏東坡詩坐  
不遠哉令魯叟作瞿曇注瞿曇佛也**質實**  
注見漢文帝六年老聃輻湊  
注見晉成帝咸康三年

## 夏六月減州縣冗員

李德裕以州縣佐官太冗奏令吏部郎中柳仲郢  
裁減凡一千一百一十四員仲郢公綽之子也  
**質**

實

柳仲郢  
華原人

詔削仇士良官爵籍沒家貲

宦官有發士良宿惡於其  
家得兵仗數千故有是命

秋七月遣王逢屯翼城

上與李德裕議以王逢將兵屯翼城上曰聞逢用法  
太嚴有諸對曰臣亦嘗以此語之逢言前有白刃法  
不嚴其誰肯進上曰言質實翼城縣名注見隋  
恭帝皇泰二年

以杜悰同平章事

上聞揚州倡女善為酒令敕監軍選而獻之監軍請  
節度使杜悰不從監軍怒表其狀左右因請救悰同

選上曰救藩方選倡女入宮豈聖天子所為杜悰得大臣體朕甚愧之遽救勿選召悰入相勞之曰卿不從監軍之言朕知卿有致君質實楊州注見漢武帝元朔五年淮南

### 閏月李紳罷昭義將高文端降

李德裕訪文端破賊之策文端曰官軍今直攻潞州澤州兵約萬五千人賊常分兵大半潛伏山谷伺官軍攻城疲弊則四集救之官軍必失利請令陳許軍過乾河立寨城連延築為夾城環遶澤州日遣大軍布陳於外以犴賊兵賊見圍將合必出戰待其敗北然後乘勢可取固鎮寨四崖懸絕勢不可攻然寨中無水宜令王逢絕其水道不過三日賊必遁去又都頭王釗將萬兵戍洺州以稔數誅大將疑懼召之不入但釗及士卒家屬皆在潞州招之必不肯來若諭以引兵取稭事成即除他鎮仍厚有賜與庶幾肯從

鎮州奏事官高迪密陳二事其一以為賊中好為偷兵術潛抽諸處兵聚於一處官軍多就迫逐以致失利官軍須知此情自非來攻慎勿與戰彼淹留不過三日須散歸舊屯如此數四空歸自然喪氣官軍密遣謀者詢其抽兵之處乘虛襲之無不捷矣其二鎮魏下營不離故處每三兩月一深入燒掠而去賊但固守城柵城外百姓賊亦不惜宜令進營據其要害以漸迫之德裕皆請以其言諭諸將

**集覽**

北

注見周報王三

**質實**

鎮州注見漢光武建武九年常山要害注見漢文帝十一年

### 八月邢洺磁三州降郭詎斬劉稹以降

劉稹年少懦弱押牙王協兵馬使李士貴用事專聚貨財府庫充溢而將士有功無賞由是人心離怨協請稅商人每州遣軍將一人主之并籍編戶家贖十分取二民恤不安邢州將裴問稹之舅也所將兵

多富商子弟問以其父凡被拘為之請不得乃殺稅  
商軍將而請降於王元逵洺州守將王釗磁州守將  
安玉聞之皆請降於何弘敬李德裕曰昭義根本盡  
在山東三州降則上黨不日有變矣上曰郭誼必棄  
劉稹以自贖德裕曰誠如聖料上曰於今所宜先處  
者何事德裕曰萬一鎮魏請占三州朝廷難於可否  
請以給事中盧弘止為三州留後上從之詔盧鈞乘  
驛赴鎮潞人聞三州降大懼郭誼王協謀說劉稹以  
兵授誼束身歸朝稹許之遂殺稹滅其族函首遣使  
奉表降於王宰宰以狀聞宰相入賀上曰郭誼宜如  
何處之德裕對曰劉稹驍獍子耳阻兵拒命皆誼為  
之謀主及勢孤力屈又賣稹以求賞此而不誅何以  
懲惡宜及諸軍在境并誼等誅之上曰朕意亦以為  
然乃詔石雄將七千人入潞州以應詔言杜悰請赦  
誼等工不應詔昭義五州給復一年橫增賦歛悉從  
蠲免所籍團兵並縱歸農諸道將士等級加賞雉至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資治通鑑綱目

卷五十二

三十一

潞州盡執誼等送京師盧鈞素寬厚愛人襄州士卒  
在行營者對陳輒揚其美及赴鎮散卒歸之者皆厚  
撫之人情大洽昭義遂安郭誼王協等至京師皆斬  
之司馬公曰董重質之在淮西郭誼之在昭義吳元  
濟劉稹如木偶人在伎兒之手耳始則勸人為亂終  
則賣主規利其死固有餘罪然憲宗用之於前武宗  
誅之於後臣愚以為皆失之何則賞姦非義也殺降  
非信也失義與信何以為國如誼等免死流之遠方  
沒齒不還可**集覽**昭義注見德宗貞元十年團兵即  
矣殺之非也

帝仁壽

**質實**

昭義軍名注見周赧王五十三年上  
黨襄州注見漢獻帝建安十二年

**書法**

於是執誼送京師斬之則殺降也不書何誼  
罪人也始則勸亂終則賣主且非三州降唐

則誼計未必出此網  
目以為可殺故不書

加李德裕太尉賜爵衛國公

加李德裕太尉衛國公德裕辭上曰恨無官賞卿耳  
初德裕以比年將帥出征屢敗其弊有三一者詔令  
下軍前者日有三四宰相多不預聞二者監軍名以  
意見指揮軍事將帥不得專進退三者每軍各有宦  
者為監使悉選軍中驍勇數百為牙隊其在陳戰鬪  
者皆怯弱之士每戰視事勢小却輒引旗先走陳從  
而潰德裕乃與樞密使楊欽義劉行深議約敕監軍  
不得預軍政每兵十人聽取十人自衛有功隨例需  
賞二樞密皆以為然白上行之自非中書進詔意更  
無他詔自中出者號令既簡將帥得以施其謀畧故  
所向有功元和後數用兵宰相或不休沐或繼火乃  
得罷德裕從容裁次率午漏下還第休沐輒如令沛  
然若無事時范氏曰治天下之繁者必以至簡制天  
下之勦者必以至靜夫用兵於千里之外而君相擾

於內則本先搖矣何以制其未乎是故號令簡則民聽不惑心慮靜則事變不捷此所以能成功也○河北三鎮每遣使者至京師德裕常而諭之曰河朔兵力雖彊不能自立須藉朝廷官爵威命以安軍情語汝史與其使大將邀救使以求官爵何如自奮忠義立功立事結知明主乎且李載義為國家平滄景及為軍中所逐不失作節度使楊志誠遣大將遮救使馬求官及為軍中所逐朝廷竟不赦其罪此二人禍福足以觀矣由是三鎮不敢有異志范氏曰古之明王天下有不順者必諄諄而告教之再三不可然後征之則其民知罪而用兵有辭矣自唐之失河朔或討伐之或姑息之不聞有文告之命戒救之辭也是以兵加而不服恩厚而愈驕李德裕以一相而制御三鎮如運之掌使武宗享國長久天下豈有不平者乎

集覽

河北三鎮謂成德

質實

休沐注見漢昭帝始元四年從容注見秦



二世三年滄景二州名滄注見晉穆帝永和六年景  
注見高祖武德九年河朔二州名注見玄宗天寶十  
載五

發明

欲知宰相之賢否當以其時之治亂觀之自  
德裕秉鈞于時所難制者莫藩鎮若也而德

裕使之若臂指之運故劉稹之誅王元逵何弘敬  
之徒皆為之用而楊弁之亂取之如反諸掌則亦  
以其處置有方故也綱目於德裕加秩賜爵之事  
特書于冊是亦予之之意爾謀國如此其庶幾乎

冬十一月貶牛僧孺為循州長史流李宗閔於封州

李德裕言於上曰劉從諫據上黨十年太和初入朝  
僧孺宗閔執政不留之加宰相縱去以成今日之患  
又使昭義孔目官鄭慶言從諫每得二人書疏皆自  
焚毀河南少尹呂述與德裕書言僧孺閔稹破失聲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資治通鑑綱目

卷五十二

四十

歎恨德裕奏之上大怒賤僧孺等初甘露之亂李訓  
王涯賈餗等子弟數人皆歸從諫至是皆為郭誼所  
殺德裕復下詔稱逆賊涯餗已就昭義誅其子孫識  
者非之胡氏曰大臣欲正君心必先自正其心其心  
不正如正君何德裕欲報私仇而未得其便乃於成  
功之後因行中傷之計非惟武宗志已驕怠德裕之  
量亦滿矣又烏能納其君於持盈守  
成之盛哉是故君子不可不學也

集覽

加宰相縱  
去文宗太

和問從諫入朝加以同平章事而

質實

循州注見晉  
高祖天福七

遣歸鎮中傷注見玄宗開元八年  
年封州注見隋文帝仁壽元年河  
南府名注見秦莊襄王元年三川

書法

書病德裕也德裕入相以來御回鶻討昭義  
不可謂無功矣然有二失快私讎一也自滿

假二也綱目每言譏之書以李中敏為棗州刺史  
以牛僧孺為太子太師以柳公權為太子詹事以

白敏中為翰林學士貶牛僧孺流李宗閔殺吳湘  
貶韋元質皆譏其快私讎也再書羣臣上尊號於  
點憂斯降郭誼降之下皆譏其自滿假也君  
子以為才畧雖高而未聞道可謂善論矣

乙丑  
五年春羣臣上尊號

李德裕等請上尊號上不受凡五上表乃許胡氏曰  
莫難彊如怠心莫難制如欲心莫難降如驕心莫難  
平如怒心莫難抑如忘心莫難開如感心莫難解如  
疑心莫難正如偏心然皆放心也大臣格君心之非  
者格此等也未至乎大人而當大臣之任亦當勉之  
要使君心常收而不放則善日起惡日消治可立安  
可保矣武宗英斷削平叛亂唐室威令赫然復張此  
正驕欲易生之時也三鎮未朝河湟未復天子偏感  
方士餌金石以濟其淫溺宰相逃憂免責之不暇德  
裕乃請上尊號是以滿假矜伐勸其君夫豈引君於

當道之義哉。故評德裕才氣謀畧誠高。集覽未至乎絕一時而於道則萬分未得一焉者也。大人易

乾卦九二利見大人。伊川傳曰：庸信庸謹，閑邪存誠。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此皆大人之事也。荀子解蔽

篇明參日月大滿八。正誤未至乎大人。今按胡氏明極夫是之謂大人。云大臣格君心之非者格

此等也未至乎大人而當大臣之任亦當勉之。正引孟子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朱子註大人大德之

人正已而物正者。集覽乃引易經荀子何邪。質實河湟二州名。注見玄宗開元二十四年

### 義安太后王氏崩○以盧弘宣為義武節度使

弘宣性寬厚而難犯。為政簡易。其下便之。詔賜粟三十萬斛。在飛狐西。計運致之。費踰於粟。價弘宣遣吏

守之。會春早。弘宣命軍民隨意。質實飛狐縣名。注見往取約秋稔。償之。境內足食。漢王邦三年義

武節度注見莊  
宗同光三年

### 殺江都令吳湘

淮南節度使李紳按湘盜用程糧錢彊娶所部百姓  
女估其資裝為賊罪當死湘武陵之凡子也李德裕  
素惡武陵議者多言其寃詔御史崔元藻李稠覆之  
與前獄異德裕貶二人遠州司戶不復更推亦不付  
法司詳斷即質實淮南節度注見漢武帝元朔五年  
如紳奏處死江都縣名注見漢獻帝興平元年  
吳湘貴  
溪人

### 發明

宰相代天理物均平四海故伊尹為世阿衡  
周公旁作迂衡皆取公平無私之意德裕相

唐雖有威制方鎮之功然仰視伊周殆猶邱垤之  
於泰華而志得意滿忿恚盈溢既以私意貶僧孺

流宗閔今又恣其狠愎不用國法殺戮播紳其何以愜服人心而處持衡之地哉故綱目於吳湘之死書殺書官以罪之爾他時吳汝納追訟其寃而德裕有潮陽之貶尚誰咎歟

夏五月葬恭僖皇后○杜悰崔鉉罷以李回同平章事

○冊點憂斯為英武誠明可汗○秋七月朔日食○詔毀天下佛寺僧尼並勒歸俗

上惡僧尼耗蠹天下欲去之道士趙歸真等復勸之乃先毀山野招提蘭若至是敕上都東都各留二寺每寺留僧三十人天下節鎮各留一寺寺分三等留僧有差餘僧及尼並勒歸俗寺皆立期毀撤仍遣御史分道督之財貨田產並沒官寺材以葺公廨驛舍銅像鍾磬以鑄錢凡天下所毀寺四千六百餘區招

提蘭若四萬餘區歸俗僧尼二十六萬五百人杖良  
田數千萬頃奴婢十五萬人五臺僧多亡奔幽州德  
裕召進奏官謂曰汝速白本使五臺僧為將必不如  
幽州將為卒必不如幽州卒何為虛取容納之名染  
於人口獨不見劉從諫招聚無算閩人竟有何益張  
仲武乃封二刀付屠庸關曰有遊僧入境則斬之胡  
氏曰一身正氣為邪氣所傷必以五穀六味養生之  
物輔之然後邪去而正復若盜跖伏於室乃召陽虎  
而去之是重自伐也庸何愈此元魏用寇謙之會昌  
用趙歸真以去釋氏之類也釋氏蠹民心而耗其財  
誠宜廢絕武宗君臣以公道行之夫豈不可而待歸  
真乎且佛教行乎中國久矣非一日所能廢誠欲廢  
絕釋氏當使天下知其為害而不惑其說又不利其  
膏腴之資持之三十年則本根除掃餘風亦殄矣

集覽

招提釋典記云梵語招闔提奢猶華言四方僧  
佛也訛拓為招去闕奢留提故稱招提後省故

云十方常住有常住之寺為招提蘭若杜甫大覺高僧蘭若詩注蘭若寺也若字案梵語音惹釋氏要覽云蘭若者梵言阿蘭若唐言無諍回分律云空靜處薩婆多論云間靜處智度論云遠離處大悲經云阿蘭若者離諸忽務也數說不同其實無諍五臺山名其中多僧寺有東五臺西五臺相去二百餘里在奉聖州北案契丹國志胡嶠陷北記自幽州西北入居庸關明日又西北入石門關又三日可汗州南望五臺其一峯最高者東臺也盜跖柳下惠之弟正義曰跖本黃帝時大盜名以下惠弟為天下大盜故號盜跖陽虎春秋魯季氏之家臣質實節鎮猶言藩鎮也定五年作亂春秋書之曰盜質實注見肅宗上元二年一統志云五臺山名在太原府五臺縣東北一百四十里環五百餘里五峯高出雲表頂皆積土因謂之臺世傳北方有文殊師利所居之地曰清涼山者即此也臺分東西南北中寺宇壯麗甲於他州寺



位

書法

佛教於是  
三黜矣

昭義戍卒作亂討平之

詔發昭義兵戍振武潞卒素驕憚於遠戍閉門大譟  
盧鈞奔潞城亂兵奉都將李文矩為帥文矩以禍福  
諭之亂兵聽命乃遣人謝盧鈞鈞還上質實一統志  
憲復遣之行一驛乃潛選兵追而殺之質實云潞城

本春秋時潞子嬰兒之國晉滅之漢初置潞縣屬上  
黨郡後魏改刈陵縣屬襄垣郡隋初廢後復置潞城  
縣屬潞州唐末改為潞子縣尋復曰潞城縣宋金元  
仍舊至本朝因之改屬潞州振武軍名注見憲宗元

和八年上黨郡名注  
見周赧王五十三年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資治通鑑綱目

四十四

置備邊庫

李德裕請置備邊庫令戶部歲入錢帛十二萬緡匹度支鹽鐵歲入錢帛十三萬緡匹明年減其三之一凡諸道所運助軍財貨皆入馬以度支即中判之

書法

凡書置庫譏也據瓊林大盈兌負耗贖此其書何嘉德裕也名曰備邊又以度支主之則非人主私藏比矣其後務反德裕改為延資果何義哉宣宗大中三年

冬十月以道士劉玄靜為崇玄館學士

玄靜固辭還山許之

書法

書譏也釋道之為異端一也武宗惡釋而好道則以長生之說是以惑之耳故綱目於受

錄趙歸真則書以歸真為道門教授先生則書以玄靜為崇玄館學士則書皆識之也

發明

方書毀佛寺勒僧尼即書以劉玄靜為崇玄學士則其崇尚異端持有好惡偏私之異耳

非灼然明達不惑者也綱目特揭道士書之則是非得失瞭然見矣

十二月貶韋弘質為某官考異

為某二字羨綱目無此例據元和十二年書貶

高霞寓貶袁滋漢甘露元年書免京兆尹張敞官則此當書貶給事中韋弘質官

李德裕秉政日久好徇愛憎人多怨之左右言其太專上亦不悅給事中韋弘質上疏言宰相權重不應更領三司錢穀德裕奏曰制置職業人主之柄弘質受人教導所謂賤人圖柄臣非所宜言弘質貶官由是眾怒

集覽

賤人圖柄臣正義曰傳曰下輕其上爵賤人圖柄臣則國家搖動而人不靜顏

師古曰柄臣  
執權之臣也

書法

書賤官多矣未有書曰某官者書曰某官何  
史失之也史失之則如勿書書病德裕也於

是弘質言宰相權重德裕以賤人圖柄臣賤之專  
莫甚矣他日啟宣宗灑浙之疑而不免崖州之賤

宜哉

# 詔罷來年正旦朝會

初工餌方士金丹性加躁急喜怒不常問李德裕以  
外事對曰陛下威斷不測外人頗驚懼天下既平願  
陛下以寬理之使得罪者無怨為善者不驚則天下  
幸甚上自秋來已覺有疾而道士以為換骨至是詔  
罷正旦  
集覽  
道士以為換骨胡氏曰方士之言殺人  
朝會者有五曰辟穀曰去血曰換骨曰出神

曰蛭

質實

方士方外之士也

書法

上有疾也然則曷為不以為換骨綱目不書有疾

若曰惑於邪說疾而不  
知其疾云爾所以譏也

吐蕃論恐熱擊尚婢婢大敗

論恐熱擊尚婢婢拒之恐熱大敗婢婢傳檄河

無為恐熱所集覽河湟二州皆西羌地河本漢金城

置湟州河水出敦煌郡塞外崑崙山東注海湟水出

質實

傳檄注見楚義帝元年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資治通鑑綱目

# 是歲天下戶數

四百九十五萬五千一百五十一

## 書法

自開成以來書天下戶數四百九十九萬六千七百有奇於是六年爾減四萬一千六百

當是時非有水旱也其以河北用兵故歟綱目書戶口數七兵民數一詳中宗景龍元年皆唐世也

舍是無書戶口者矣

## 丙寅六年春二月以米暨為招討党項使

党項侵盜不已攻陷邠寧鹽州  
質實 邠寧鹽三州名  
界城堡上決意討之故有是命  
邠注見漢桓帝

延熹五年幽寧注見肅宗工元  
元年鹽注見德宗貞元三年

三月立光王忱為皇太叔帝崩太叔即位考證

當去立以下十

四字書曰帝崩光王忱入即位○謹按夏后氏有天下傳於子為百王不易之法是以三代盛時父死子繼兄亡弟及昭穆有序親親尊尊家齊國治天下平矣周懿王崩父共王弟辟方立為孝王孝王叔父也臣也懿王兄子也君也親親不害於尊尊君臣之分固在也春秋有事於太廟躋僖公謂之逆祀臧文仲縱逆犯孔子譏之唐武宗疾篤宦官定策禁中立光王忱為皇太叔是時武宗不言旬日矣非武宗立之也立之者宦官也武宗崩太叔即位為宣宗宣宗叔父也藩王也臣也帝崩子幼藩王入承統可也君臣之分則不可紊既曰叔矣加以皇太之號是親親尊尊也古無是號自宣宗始夫為之後者為之子禮也春秋之法僖公父視閔公則宣宗當父視武宗明矣宣嘗臣於武晚年讒臣建議直欲出其在廟之主其言曰拜兄尚可拜姪可乎彼不知

宗廟之禮嗣君拜先君非叔拜姪也獨不考孝王承懿王之統文仲繼逆祀之譏乎今故追原終始當書曰帝崩光王忱入即位據事直書以著藩王入承統之義而去宦者所定不正之名也

工疾久未平以為唐土德不可以王氣勝君名乃改名炎初憲宗納李錡妾鄭氏生光王怡幼時宮中皆以為不慧太和之後益自韜匿羣居遊處未嘗發言文宗好誘其言以為戲笑上性豪邁尤所不禮及上疾篤旬日不能言諸宦官密於禁中定策下詔以皇子冲幼立怡為皇太叔更名忱令權勾當軍國政事太叔見百官哀戚滿容裁決庶務咸當於理人始知有隱德焉上崩以李德裕攝冢宰宣宗即位德裕奉冊既罷上謂左右曰適近我者非太尉邪每顧我使我毛髮灑浙胡氏曰武宗身病子幼宜念終始之必正召見宰相出顧命焉而曾不一施李德裕為上相受深知六十日之間亦不能力請入問起居面稟嗣



事碌碌拱手一聽官官君相皆英質實光州名注見

待人也尚且如此其餘固無責矣晉武帝泰始

二年弋陽冢宰官名注見陳宣帝太建九年六卿碌碌注見齊主實卷永元二年

書法

終綱目書皇太叔一而已矣稱太叔始此

天資英果善屬賢相故能外降黜憂內平劉稹目於此獨詳書之然雖知惡釋氏而溯信道流則

亦未得為卓然者至於即位書

遂則自霸先以來未之有也

夏四月尊帝母鄭氏為皇太后考異

帝字羨據通鑑但書尊母鄭氏為皇

太后 ○李德裕罷為荆南節度使

德裕秉權日久位重有功眾不謂其遽罷聞之莫不驚駭

趙歸真等伏誅五月詔上京增置八寺復度僧尼

書法

方士也綱目抑左道方士必以伏誅書終綱目方士書伏誅七詳漢文帝後元年○書詔

何病宣宗也大中之政務反會昌三月即位豈無當急者而五月首度僧尼甚而上京特增八寺綱

目書增書復而冠之以詔所以深病宣宗也

發明

武宗惑於方士而廢斥淨屠宣宗繼之甫誅趙歸真等即詔度僧尼皆不顧理之是非惟

務相反而已綱目合而書之識者自可觀矣

○以白敏中同平章事○六月定太廟為九代十一室

復祀代宗以敬文武宗自為一代為九代十一室

書法

開元嘗書增太廟為九室矣此其書定何識也廟有定制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不

可增也而增之非也增之而多所改定亦非也故書定深識之

發明

玄宗增太廟為九室范公祖禹已論其失且謂天子七廟而祖功宗德其廟不毀則無世

數深以玄宗過制為非今宣宗又增為九代十一室則其失又過玄宗遠矣夫禮有定數而徇己意為之則亦何所不至况唐至武宗僅十五朝而已增至此若使如周之三十六王則所增殊未已也凡此類據事直書不待貶點而失自見

秋七月回鶻殺烏介可汗考異

殺當作弒

烏介之衆降散餒死所餘不及三千人其相殺之而立其弟遺捻

# 八月葬端陵

初王才人寵冠後庭武宗欲立以為后李德裕以其寒族無子恐不厭天下之望乃止武宗疾顧之曰我死汝當如何對曰願從陛下於九泉武宗以中授之武宗崩才人即縊上聞而矜之贈貴妃葬於端陵栢城之質實才人女官名注見高宗永徽五年一統志內王賢如其母韋太后陵在咸寧縣東

以牛僧孺為衡州長史李宗閔為郴州司馬質實

衡州注見

漢獻帝興平元年長沙郴州注見楚義帝元年

僧孺宗閔及崔珙楊嗣復李珣等五相皆武宗所貶迨至是同日北遷宗閔未行而卒

九月鄭肅罷以盧商同平章事○罷冊點專斯可汗使

或以為僻遠小國不足與之抗衡質實回鶻北狄種名注見太宗

貞觀元年

### 以李景讓為浙西觀察使

初景讓母鄭氏性嚴明早寡家貧子幼每自教之宅後墻陷得錢盈船母祝之曰吾聞無勞而獲身之災也天必以先君餘慶矜其貧而賜之則願諸孤學問有成此不敢取遽命掩而築之景讓宦達髮已斑白小有過不免捶楚在浙西有牙將迂意杖之而斃軍中憤怒將為變母聞之出生聽事立景讓於庭而責之曰天子付汝以方面豈得以國家刑法為喜怒之資而妄殺無罪之人乎萬一致一方不寧豈惟上負

朝廷使垂老之母銜羞入地何以見汝之先人哉命  
左右褫其衣坐之將撻其背將佐皆為之請久乃釋  
之軍中遂安弟景莊老於場屋每被黜母輒撻景讓  
然景讓終不肯屬主司曰朝廷取士自有公道豈可  
效人求  
**集覽** 褫其衣易訟卦以訟受服終朝三  
闕節乎  
褫之注褫解也音救紙直是二反  
**質實**  
浙西觀察使注見憲宗元和三年  
杭州闕節注見穆宗長慶元年

### 冬十月禘于太廟

禮院奏祝文於穆敬文武但  
稱嗣皇帝臣某昭告從之

### 上受三洞法籙考異

上當  
作帝

#### 書法

前書受法籙於趙歸真矣於是復書病宣宗  
也誅歸真者宣宗也受法籙者亦宣宗也一

人之身半年之間相反如此則以長生之說足以  
感其心而已矣終綱目書受籙三許宋壬午年  
發明宣宗能誅趙歸真而不能不受法籙比  
而觀之義可見矣此綱目書法之意也

### ○十二月朔日食

胡氏曰宣宗盡反會昌所為而有不能反者受法籙  
是已蓋其心蔽於長生陷溺而不可解是以謫見於  
天日為之食苟能仰思其故以克  
正厥事則他日必免金丹之禍矣

御批資治通鑑綱目卷五十上